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管子

(附校正)

(三)

戴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6349 / 4307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者纂編總

登記號 雲 正 069713

類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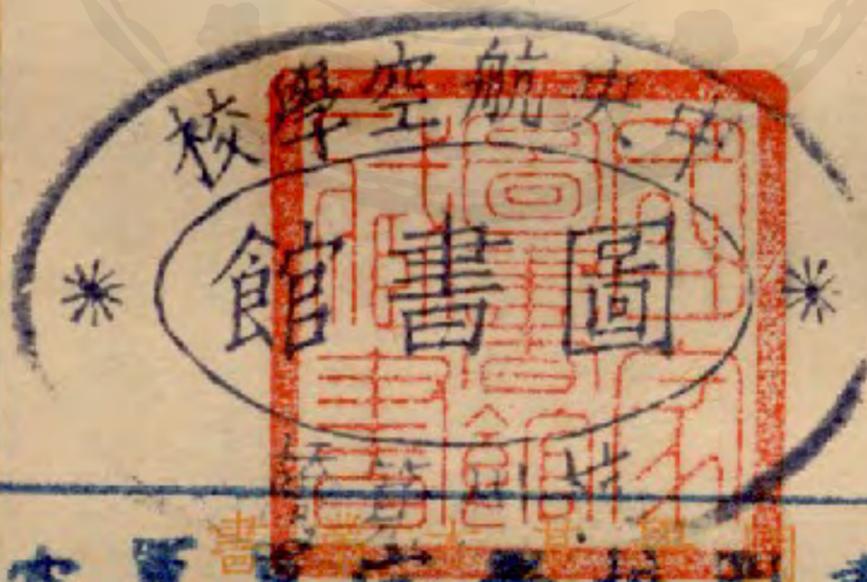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管子

(正校附)

著望戴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0123

類號 083.11 / 4301



管子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得六過。一是以還。

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也。疾美也。繩謂彈正。

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

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

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

傷。自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

則國失勢。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四鄰

按辭從午聲。或作悟。覺悟之悟也。下放此。

000713

不計。四鄰與己為隣，計度而知之也。不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

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殆。

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君之理

不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

事多。信既不自任，智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

立，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己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

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

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為道從也。一人

得，闇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繪也。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

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也。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上之氣生，故

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

是戰國後文字

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猶玉舖

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

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禽獲也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

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費無

度故商宦非虛壞也必并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

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重政緩物輕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

其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

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警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

皆道此始從道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

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

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保大衍保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也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

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於堤防故漂

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燠草旱甚則天冬雷地冬震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藎其謂草之翳藎山多蟲蠹蠹即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

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

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申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

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權斷於主則威民信

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

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上多喜善賞不隨其

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用則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以譬招來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斷名決無誹

之易也按自此以下舉六臣下舉六臣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

按倭反疑
作交友

言順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持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伴弄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

實美名外揚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謂之侵好倭反而行私請倭謂很詐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

其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昏上故上昏則隙不計而司

聲直祿上既昏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詔貴法則危

亡日至故其君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詔貴法則危

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雖耳未必皆有罪今罪不

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

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己有功當得祿則伴辭之以為名其下居為非母動為

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而衆人不知之謂

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

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

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

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則

本務外則末業。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居民於其所樂。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

勸而賞之於其所善。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

信。故曰。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

必誅者也。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

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

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萬物盡然。皆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

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於以養老長弱。完活

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

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恩。謂

長官威嚴危其命。毀危。謂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雖賞之不竊。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民之承教重於神寶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

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

位人不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

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

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

必防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

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

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

而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

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

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

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

以避燥溼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

營惑亂也。

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

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至無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

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

也隱度也度己有不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

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

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利害

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

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

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

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

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

之時而為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心而為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為

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武誅則文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推

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鑠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菹笠以

當盾櫓取道澤草以爲笠若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功戰當春三

月菽室燠造燠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

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麩爲酒相召久禱而

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母拊卵拊謂擊也母伐木母天革英謂草木母拊竿

因此時召親賓謂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剝之也母伐木母天革英謂草木母拊竿竿

之初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發五正謂

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解仇讎和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夏賞五德五

謂五常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

邪止盜賊凡此皆冬收五藏五穀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

時事皆備故人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

有百倍之功人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內無煩擾

事稱和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內無煩擾

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

失財然民不虛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故

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故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

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居他人

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

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不流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

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溼水之於高

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

畝而足於卒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果蔬不以火化，糠粃六畜而食，故日素食。

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敍鈞者，所以多寡也。敍鈞謂敍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

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比其均平。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

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一人兩心，其內必

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

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三曰：聽其淫樂，以

廣其心。使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

733
v.3

於詔臣目惑於文馬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也若
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
常與之也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則小傷大困以承其弊乃有
同生也一舉兩獲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
之功也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既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亡邦云
政可奪其君臣之意絕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
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
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
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



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

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

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

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腴，勝而哀憐之。勝，瘦也。腴，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

盲，暗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

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

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

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

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

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

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

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

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己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有距而許之

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

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故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
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

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

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已人所惡。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

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

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

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

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為嘖室之議。有司

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

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此篇制法
周密非管
子不能作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

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部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乃以

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乃別

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

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

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

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閭閭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

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

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

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

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厲疾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

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

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

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而扼之

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澗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

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領。謂

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

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

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卻。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

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中則涵。則相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塞也。控則水妄行。水妄

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

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

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乃

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部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

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

有十口五口之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

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

之數有以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

兵之數於都既臨下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

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冬無事之時籠雷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

什一雨輦什二車輦所以禦食器兩具每人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

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

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

謂將領之其積薪也已畢也農事既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謂春事未起

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

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莠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

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

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

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薨。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沙。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十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

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按衣謂以物覆其上，如所謂藁城之類。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按：蚘恐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蓋恐作楡，杜木名。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蚘、蓋、與、杜、松，蚘，蓋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其水倉。

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其民彊赤墟歷彊肥歷疏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

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

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廡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

廡也邑置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樺擾桑標木名擾柔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糶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蒼藿其木宜

杞杞木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

草宜萃蓍萃蓍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

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

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有三分

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有三分

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

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按此言呼以聽上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

勢音豪，吾高切，廣韻俊健也。陞音堆。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

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陞山

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

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

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櫛，櫛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

與蕪，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

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材猶也。其草兢與薺，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蓄與蕪

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

有草土，葉下於蠶，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蠶之下，蠶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蠶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萋，萋下於葍，葍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

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

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剛而不穀，穀薄。不瀝車輪，泥。不汚手足，其種大

朋如振切，堅也。

扶音無樞
音春木似

撥類作類
疵節也言
大蔴疏美
無疵節小
蔴條理易
治故如練
絲也各一
本作名

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

榆其柳其壓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

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

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

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

五沃之狀剽慙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慙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慙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

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種音形莖黑秀箭長種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

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櫟其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

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欲有與大者不類施與

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牛畿隴也謂爲隴而種也蓮與蘼蕪藁本

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醒瘡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

而不斥斥瀉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

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慙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棘莖白秀

五位之士若在岡在陵在墮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隄求隄亦竹類也檜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

並古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煉羣藥安

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蜜

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

有以既為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士

位士之次曰五隲五隲之狀黑土黑落落地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起貌其種欄葛葛莖黃秀恚

目恚目謂殼實怒開也其葉若茹茹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

此是謂隲十隲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十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

水腸紳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忍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

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知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隲忍隲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

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恇五恇之狀廩焉如監監猶疆也潤溼以處其種大稷細稷紳莖黃秀慈忍水旱細

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恇土之次曰五纒音盧五纒之狀彊力剛堅其種

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櫛扶櫛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

苑鬱同。

曰五盭。五盭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三。盭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黑莖、青秀。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

也。其種大蒼、細蒼。蒼，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塉。五塉

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懼，墾。其種鴈膳。草名。

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也。

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

堅而不豁。雖堅不同，骨之豁也。其種陵稻。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

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

驕恃力，驕而恃力，則抵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法式。夙興

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

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受其容貌。受

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

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

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雖求

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

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

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

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日挾七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嘽之視，食盡曰嘽。

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

同噍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

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

飯必奉摩。羹不以手。以手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咍覆手。咍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

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溼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

寬故播散而灑。室中執箕膺撲。厥中有帚。搢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

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馨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

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

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

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

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奉

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

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

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按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句。曲也。舊燭盡。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

端相接之處。曲如矩。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燃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言昭第六十 凶

修身第六十一 凶

問霸第六十二 凶

牧民解第六十三 凶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管子解一

雜篇十一

雜篇十二

雜篇十三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

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

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王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明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

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

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讐。爲劇切訾讐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讐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饗疾移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

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

奔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

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

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

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

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國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
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
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不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被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被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

以官爵也。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歐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僂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

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人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

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

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

管子解五

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

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

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合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

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

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佼同交。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

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

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怪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秋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奔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

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秋。同。莖言七。十日陰凍。

釋。菑。糴。若。百。日。則。過。時。不。菑。矣。是。秋。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

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權。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

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糴。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

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亡

管子輕重二

卷二十一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險之國。桓公曰善。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歐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七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

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
 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
 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
 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大數
 而大言之也。開口謂大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為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
 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一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
 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
 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四百鍾之鹽，
 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
 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
 者六千萬。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
 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
 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
 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鍼，一刀。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行服連，任器人挽者，軺羊
 反。輦居玉者，駕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
 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疆而取。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
 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疆而取之。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七分以為疆而取之。
 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當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七分以為疆而取之。
 得一農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

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雖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

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以受取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也。此人用之數也。而皆為我之用。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反。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猶計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皆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按後輕重
乙作租籍
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
君之所強
求也。此有
缺誤。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廣本之事。賈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

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

橫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

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春以

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

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

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

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

散。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

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舉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

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嗇。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_{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_{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

橫音晃。

萌民也。擴音晃。

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且鄰循。

一本作上。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之字衍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

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

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

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饗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繻衣。夏單衣。捍寵棠箕勝蠶

與屑同

屑糲。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蠶屑糲。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

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

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

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

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

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

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

粟二家。一本作立貲。

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壑。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

糴。章延反。糜也。

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千見緡，反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莢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莢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

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哀育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操而謗。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馭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

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楨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

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若也。勞若以百金也。勞賜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無價也。而藏諸秦臺。秦臺高。一日而釁之以四牛。

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

下皆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

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

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

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語多不可解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

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

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

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

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

傳音恣立事曰傳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興。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

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泰春國穀倍

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權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

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重之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

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

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

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

特命我者。特教我勉。百音邁。勉力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為何如。

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縮而黜之於地。彼善為國。

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臣即

乘馬所謂餼乘馬者，臣猶實也。餼者以幣為餼，而洩重射輕也。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

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

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為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

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言應合

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今刀布藏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井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

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卷二十二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

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民斛也。

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

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

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

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

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

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

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

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

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

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

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

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

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

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

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列大夫豹檐。謂之檐。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

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

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者。剽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

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囊而立黃

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擗一作漸。
音衫。芟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擗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

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一本施作

弛。弛上有

殺字。五穀

下又有之

所生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

湯以至仁
伐暴何必
爲此是戰
國陰謀之
說非管氏
語也

如字當作
之字言與
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
白首也寶
字或是室
字言持戟
死事之害
此三種人
皆所當賞
也

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

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鑑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鑑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

鶩之舍近。鵠雞鵠音保之通遠。鵠鶩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弮。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鶩之所在。君式璧而

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鵲。彼十鈞之弩。不得鬻。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弮。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日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

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

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

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疇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

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疇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

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

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水為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

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

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

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

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

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

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君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

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

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

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

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

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

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

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箇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絳絲以償昔日遊財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

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

重之數然。

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

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毼。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

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

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

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

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

而朝矣。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謬妄甚矣

疑有闕文誤字

此音此小也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弊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

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鈔一鎌一鐮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

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時桶切。然後

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

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

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疇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

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

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

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

十鍾而不得傳載。程諸侯五釜而得傳載。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

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

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鍾之家不

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窳之數。困丘倫反。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窳之數

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窳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

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窳之粟。皆歸於

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

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叱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墾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

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五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

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壁。刻石刻其舊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

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

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

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

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

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

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粟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

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鑲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鎔。縞綬之於萊。亦純鎔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鑷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鑷。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鑷二錢也。

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

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

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

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

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

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

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

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

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

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

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蓄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治？治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

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貸稱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

毀之所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虻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

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

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

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

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

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

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

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

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

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

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費。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蹉。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慮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壘。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腴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鑿十七淇。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壘。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千一本作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脣也。蠶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緹。徒奚反。緹之厚者謂之緹。公服緹。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緹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緹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

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緹。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繻而踵相隨。息列反。繻，丘喬反。綈，謂連續也。綈，車轂響騎連伍而

行。響，響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響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緹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

緹，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上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緹，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

柰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闢其

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

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

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

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

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實書無疑。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

或本涂上。有內字。

粟處竿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

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鉛之姚切。鏃也。鉛辭。理切。疆音。強。纒音魂。縫也。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鏃。瑾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檀。權渠。纒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

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一本作汰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社。西出其國。百二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篋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

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絲。
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草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
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
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
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鉞耨當劍。戟穫渠當耜。耨。蓑笠當採。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國家圖書館



004759384



611